

全唐文

卷六百二十一之六百二十三

崔膺	許勃	劉巨川	陸肱	趙德	馬吉甫	郭邁	袁歆	張造	王士詹
李宣	李冉	周行先	元固	趙昂	馬翊	陸庶	邱鴻漸	羅好心	李罕
韋渠牟	宋申錫	王藹	溫任	呂焯	賈季良	邵炅	林濤	于可封	侯嶠
韓臯	熊執易	姚峴	姜公復	徐元弼	賈晉	范冬芬	林益	符子璋	盧嶠

竹居攷屢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欽定全唐文卷六百二十一目錄

王士詹

五臺山設萬僧供記

李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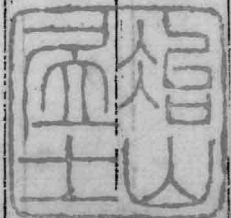
唐檢校右散騎常侍兼御史中丞容州刺史李公

去思頌 并序

侯嶠

對里正主妹喪判

盧嶠



對為其師掃判

張造

批斫槐樹牒文

羅好心

沙門般刺若翻譯經成進上表

于可封

至人心鏡賦

符子璋

漏賦

欽定全唐文 卷六百二十一 目錄

袁歆

對祭侯判

邱鴻漸

愚公移山賦

林濤

對惰農判

林益

五星同色賦

郭適

人不易知賦

空賦

林

愚公移山賦

聖

樓祭封賦

東

海賦

欽定全唐文卷六百二十一

王士詹

士詹貞元時官司兵參軍

五臺山設萬僧供記

彌陀居西國照師宗焉帝堯在位邠公輔焉是知佛寶國

寶殊躅而同體也竹林精刹應現施工已立西方教主大

師法照自南嶽悟達真要振金錫之清涼根瑞相以徘徊

躡雲衢而直進躋靈山入化寺周歷

闕三字

百二十院所覩

異光奇迹具紀於大師實錄海

闕二字

播故略而不書茲乃

淨土教主東流也故治地

字關二

寺焉

李罕

罕隴西人德宗時官嶺南經略使判官權知容州留後事
監察御史裏行

唐檢校右散騎常侍兼御史中丞容州刺史李公

去思頌

并序

維貞元二年秋八月天子以郡國二千石之高第者曰隴
西李某利澤施於裔土美化被乎遐毗是用遵虞書陟明
之義參周官進律之典俾之由檢校右散騎常侍兼御史

中丞容州刺史本管經略守捉招討處置等使爲御史大夫嶺南節度經略觀察處置等使實授兵符加擁使節某月自合浦如南海於是縣道溪谷鰥寡孤老洎於士吏柘與懷思隱然不去乎心森然不離乎目願所以昭明其德光示於後嶺南經略使判官權知容州留後事監察御史裏行同郡李罕始以文學居辟選之首遂參帷席復以謀能當器任之重留總軍府美公之政大備感公之禮有加因其人之請而上之上可其奏夫其郡之四封濱於百粵外則有山寇海孽比境集處之虞內則有勤戍勞師流散

轉徙之弊親帥其下以撫吾人慰藉傷夷安集疲耗懼貨
貢之闕至助之以家財憫徭事之繁至代之以私屬選武
藝歸老疾罷減塞卒四千餘人以趨農時率游惰闢汙萊
開置屯田五百餘頃以足軍實舍寇賊之爲縲囚者釋而
遣之以除其怨而狙獷以順禁人民之相虜賣者執而誅
之以去其害而童昏以安常歲有災濫炎而連燒於廬舍
公創其制以禦其鬱攸而邑居以葺舊俗多怨睚眦而致
毒於飲食公立其防以解其悁忿而鄉黨以和樹枝幹而
啟閉畢修列亭燧而厄害斯控差重輕以行徵令無不均

之議量遠近以納貢職無不供之貢人用富庶家有儲峙
敦之以禮懷之以仁潔已而不汙未嘗有貫貸勤身而不
怠未嘗有懈弛明足以照遁情隱慝而不爲察威足以制
猾人暴史而不爲苛古之良能何以加此惟我有唐宗
室枝屬之選監州刺史諱孝詵府君之曾孫宏農郡太君
諱璟府君之孫太子太傅贈司徒諱齊物府君之子續洪
緒丕績之餘裕宏休純懿之下鍾寬博而柔良稟高明而
疎達根於經義飾以藝文故其仕王畿宰京邑累執憲簡
且登輶車備重臣賓介之職居大府紀綱之任三亞京尹

兼中師之貴復爲宮相在常伯之位歷饒州刺史而後至
是州恩結於人功加於物必聞理效而興頌聲且夫有美
焉有刺焉詩人之義也善善而褒之惡惡而詘之春秋之
事也使賢士大夫之業不沒於後太史公之制也以予之
嘗修史記而爲訓辭緣人之懷心而頌之曰

帝念南方迫界蠻夷人新被寇歲或勞師屬之於公俾養
牧之匪直勤身亦帥其屬贍我貧匱字我惇獨息人便農
墾田積粟修其教化被以威德賊害旣除禍災斯息完我
廬舍親我骨肉咸保其生且易其俗蚩蚩羣族孰不蒙福

播爲頌聲公受百祿彤弓旅矢以長諸侯人之懷德勒石
垂休

侯嶠

嶠德宗朝官金部員外郎

對里正主妹喪判

癸爲縣令有妹之喪使里正主之或告非禮訴
云所居無東西後家

女也有喪行實殊制士之達禮哀以立則惟癸領縣同氣
辭家生稱未亡已軫柏舟之詠死歸異姓且無藥棘之悲

欽定全唐文 卷六百一十一
東西南北之人歎四鄰而莫有鄉黨里閭之室望九族而
繫無口月有期七喪之是匍匐救之里尹其人殊周勃之
給喪所資致祭具項梁之倚辦寧惟執紼在禮自有明文
或人胡爲妄動

盧嶠

嶠范陽人貞元四年官水州司馬

對爲其師掃判

甲爲鄉學生爲其師掃或詰之失禮訴云有近

賓將至

稽先王之國法閱司徒之教典必由鄉校馴致膠庠用擊
童蒙方論俊造資鼓篋以懋德表師嚴而道尊甲也嗜學
因方琢玉成器憤悱以攻木春容而扣鐘然由衷執顏罔
敢勦說初布席以函丈終摳衣而負墻問道非飲食之賓
鳴謙用掃除之隸而禮云聚突義在攝齊賓主有儀應對
無失主人觀禮弟子修容訢人無乖所宜或者如何致詰

張造

造貞元中官渭南縣尉

批斫槐樹牒文

近奉文牒令伐官槐若欲造車豈無良木恭惟此樹其來
久遠東西列植南北成行輝映秦中光臨關外不唯用資
行者抑亦曾蔭學徒拔本塞源雖有一時之利深根固蒂
須存百代之規况神堯入關先駐此樹元宗幸蜀見立豐
碑山川宛然原野未改且召伯所憇尚自保全先王舊遊
寧宜翦伐思人愛樹詩有薄言運斧操斤情所未忍

羅好心

好心德宗朝官檢校太子詹事從幸奉天封奉天定難功

臣

臣等謹將羅好心等所請封爵之由具陳伏乞聖鑒

沙門般刺若翻譯經成進上表

臣表弟沙門般刺若先進大乘理趣六波羅密梵本經伏
奉今年四月十九日敕令王希遷精選有道行僧於西明
寺翻譯今經帙已終同詣光順門進上

于可封

可封洛陽人安州司功元範孫官國子司業

至人心鏡賦

以人心融道清
鑒應物為韻

莊生有言曰至人用心若鏡有旨哉是言也夫鏡也者以
明為體是故有來而必應心也者以靜為照亦可不思而

元通拂拭生光掛新臺而月滿罔象求得映赤水而珠融
若鍊心而比鏡信清明而在躬爾乃以鏡爲心因心載考
菱花發而羣象生靈府開而萬物保斯鏡之精明謂人心
得道至人所以卑其性而遺箴弱其志以虛襟聽無聲之
樂和天籟之音明白四達照幽燭深希洞視而元鑒在無
心而用心苟能忘已作虛舟之泛必保其光得秦鏡之鑿
我邦君皇宗之子天人之英體以合道沖融混成其用心
也達至人之妙理其朗鑒也同水鏡之澄清開意而圓照
吐心而自明妍媸莫能藏其象鬼神莫以遁其情絕毋意

與母我固不將而不迎懸彼高鑿求乎有貞覩處子兮調
脂粉爭捧心兮效蹙頰醜者自醜新者自新形美惡而區
別吾何情於知人媿匪桃夭寧容比證對香奩而呈貌慮
柔姿而不稱有待良人非徒好勝因茲佇賞必冀象應紅
粉蛾眉趨而競謁宛其素質髡彼元髮類芙蓉之映水若
姮娥之向月大明無私眾鑒不歇光之所燭照及微物庶
有假於恩輝幸留心於翦拂

符子璋

子璋臨渭人官太子舍人

漏賦

昔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迎日推策舉分定至將以綱
紀歷象察明躔次算氣候爲晝夜之刻立渾儀驗晦明之
異故歲時環迴而有準國家憲章以成事唐虞承用以大
興夏商恭行而無墜其後疇人失業挈壺不舉詩刺東方
之未明史書南風之乖序測辰屢錯於杓建揆景頗謬於
寒暑千官鮮視以權衡萬姓孰寧其安處何不謂漏之旣
定而人自正漏之旣衰而人自疑故有國者不可以不明
其事今上都咸陽理天下道歸簡易政被風雅人皆得真

事則無假至於掌漏尤足稱也其本則披甲子而求範得
黃鍾而下生如因三以窮數隔八以循行課六厯之疎密
齊七曜之經營俾攝提之有紀實孟陬之用成其器則方
圓列陞高卑中度制陰蟲以吐輸設靈蚪以盛注銅史應
其方金箭刻其數則於道如符契之合精於微無黍累之
誤每至雞人起唱鼉鼓相催九重初曉千門以開國史奏
事於平樂羣官謁帝於金臺不失其度及時而迴自邇及
遠識往知來漏之爲義實大矣哉

袁歆

欽定全唐文 卷三百二十一
歆襄陽人官膳部郎中

對祭侯判

得甲祭侯辭曰強飲食御史糾非息宴之禮不
伏

惟祀與戎禮之大者觀射見德侯其是歟俾邀福於爾靈
將示威於我眾所以司馬張皇於五射梓人盛飾於三侯
繫而有儀下綱不及於地武祭以盛禮上射更揖於堂楣
是則俎豆克陳熊武相間多算少算射人或觥於爾爵強
飲強食祝史無愧於我辭冀必懲於不庭是有祈於介福

雖非宴禮實曰武經既庶幾於戢兵復何疑乎致祭乘驄
之糾斯心奚至於加諸而中鵠之誠彼甲未越其典則禮
不瀆也神其吐之

邱鴻漸

鴻漸貝州人官左司郎中

愚公移山賦

止萬物者艮會萬靈者人艮為山以設險人體道以通神
是知山之大人之心亦大故可以議其利害也昔太行聳
峙王屋作固于巖糾紛萬仞迴互蓄冰霜而居夏凝結睽

源流而飛泉積素爰有諄諄愚叟面茲林麓愴彼居之湫
隘懲初寒之慘毒激老氏之志且欲移山當算亥之年寧
憂就木乃言日月無私照也山則蔽之春夏無伏陰也山
則藏之傾阻我比屋擁隔我通達我將拔本塞源使無子
遺得則爲功之美否則爲身之恥終當詒厥孫謀施於翼
子於是協室而一乃心力荷擔而三夫傑起畚斯備其
功聿修於澗於沼爰始爰謀一之日土墾石鑿二之日崩
崖隕巖三之日夷峯彌壑雲林催以蓋偃火石迸而星落
爾其洞突堙塞陰陽交錯飛禽走獸魄褫氣懾而不復巢

居穴託王喬偃佺低徊頻蹙而無所驂鸞駕鶴山神操蛇
聞之乃壯其功深其計將懼不已先謁於帝命夸娥二子
發神威振猛厲始將怒目決眚終欲颯舉電逝遂乃斡碣
莽挾崔嵬下拔乎三泉上衝乎九垓突兀雲動磅礴天迴
遽投雍朔而不復來世人始知愚公之遠大未可測已夸
娥之神力何其壯哉儻若不收遺男之助荷從智叟之辨
則居當困蒙往必遇蹇終爲丈夫之淺今者移山之功旣
已成河冀之地又以平則愚公之道行客有感而歎曰事
雖殊致理或相假多岐在於亡羊齊物同於指馬我修詞

金定全唐文 卷之百二十一
而忘倦彼移山之不舍吾亦安知夫無成與有成諒歸功於大治

林濤

濤濟南鄒縣人高平令游道子爲渭南尉

對情農判

甲有田不耕被罰三夫稅粟以質劑致人甲告
旅師施惠散利法司科旅師罪不伏

敬授區分經邦所重峻農懋力緯俗攸先行夏正於東郊
黎元不惑歌豳風於南畝田峻知勤逖覽藏書率由茲典

乙逢昌歷甲預堯封玉燭時和無聞於勸勵金刀產匱罕
見於籌謀異楚客之逃名耕耘不嗣匪梁嚴之徇節蔗藜
何施行有察於農功遽見徵於屋粟質劑爰致投告旅師
施捨未忘貽刑司敗采周年之故事頗叶常規求聖日之
明科稍乖通典但以薄言未息被罰猶嫌簡孚五辭詳明
八辟待窮根柢方寘彝條

林益

益濟南鄒縣人蘇州刺史洋子官河陽丞

五星同色賦

以天下偃兵無
爲而理爲韻

惟聖御極兮惟德動天神超象表兮功軼帝先和氣鬱以
交暢休風裕乎上元耀貞明於日月紛輕靄於雲煙九星
不改而仰止五緯相次而燦然若乃歲位在木辰見於水
熒惑表火正之中太白應金方之紀鎮實土德黃爲中美
惟我皇之至聖信體元以合理萬國同風三光叶晷巖廊
有謐垂衣之化炳焉蠻夷自清戢戈之日久矣帝有孚而
昭應天何言而效祉登觀臺以書於宣夜徵瑞典載叶於
聖期仰三辰之焜耀表六合之雍熙惟皇王之同德彰福
應之允滋可以對越郊廟紛被歌詩瞻彼景瑞侯其禱而

昭回於天垂象於下迴列躔次遙通分野或表異於歲登
乃呈休於王者觀五行之秀氣與一月而齊明同色已傳
於堯歷聚井更弭於漢兵足使皇圖有耀史牒增榮天凝
兮瑞彩聖稟兮休符映天津乍疑於流火寫漢浦更類於
沈珠煌煌則耀衡碧落厯厯則光含白榆惟列宿之自拱
倬前古之所無夜何時兮其未返天之迴兮光已遠隨斜
漢而影移落堯城之更晚星兮懸倚蓋而垂休伯也知靈
臺之已偃聖上事無事爲無爲精流緯象繇入熊羆猶下
弓旌之詔俾收巖穴之奇夫或不敏備謳歌於聖代與帝

力之何知

郭適

適魏郡貴鄉人

人不易知賦

以題
爲韻

墳素通旨古今彝倫惟冲虛以效迹貴特達而知人有藏
器在我有從方立身歷九徵而觀則甄一德而求真旣而
糺合性情交驅馳驟莊列談其險艱堯舜病其授受玉石
相蔽悲獻璞之匪工媒介未孚忌投珠而自久考聲度之
軌躅察言貌之休咎鑒之則理將斯契昧之則亂何不有

彼經緯之區分在昭擇之能否復覽前志清通不易或失
子羽之容或失宰我之議自非識周郎之顧曲辨齊竽之
濫吹安能取士於飯牛之時拔才於卧龍之器其道或如
蘭芷應以塤箎聞撤俎而興嘆指負甌而留規管仲霸齊
終慟哭於鮑叔國僑相鄭始登舉於子皮此則秦鏡一覽
而皆得何必豫章七年而見知別有事業後時徘徊中路
厭東郭之雪隱南山之霧猶恐相士者失之於下流披文
者棄之於異趣苟名實之所在願曲直而成喻徒叩寂於
不才實有慚於能賦

空賦

造化之工稽夫有名之域察以無象之中彼去有而含體
乃因無而立空極乾坤之包汗漫何窅眇與沖融且希夷
難變而橐籥罔窮神禹莫知其至離婁安覩其終墜露有
聲杳然聞皓鶴之唳太虛無礙豈獨發醯雞之蒙則七曜
垂文八紘作紀應類示迹變態無已顛氣浹而流英飛霞
散而成綺順晝夜以明晦涵混元而古始及夫長風清驟
雨霽或暝魄初滿或朝陽不翳千里若鏡合止水而澄鮮
四野無塵分遠山之虧蔽理通一貫施極多族忘取舍而

惟靜任細大而皆足溟漲會百川之宗簫管達五音之目
墨客臨而責有賦見平原老氏酌以當無道幾牝谷戶牖
致有空之用人神終害盈之黷故至人得之於無心公綽
寘之於不欲欽若聖君赫赫良牧英英巖穴靜而賢舉罔
囿空而法平湛虛明而元鑒在虛受而澄清無談大之逸
藻慙叩寂以求聲

欽定全唐文卷六百二十二目錄

陸庶

爛柯山記

次亭身是軒

邵炅

對用蔭判

文

范冬芬

對臨宮判

馬吉甫

蟬賦

蝸牛賦 有序

馬翊

對舉抱甕生判

賈季良

對卒史有文學判

賈晉

對鐘官不充亭長易傳判

趙德

昌黎文錄序

文全

二十二目錄

趙昂

浮萍賦

攻玉賦

呂焯

對臨宮判

徐元弼

靈囿賦

陸肱

謙賦

萬里橋賦

知四十九年非賦

乾坤為天地賦

元固

為鄭相請朝覲表

溫任

對承襲稱狂判

姜公復

對兵部試射判

劉巨川

唐故劉府君夫人杜氏墓誌銘

周行先

爲陝州盧中丞請朝覲第一表

爲陝州盧中丞請朝覲第二表

王藹

祖二疏圖記

諷詐

姚峴

對典樂羽籥判

許勃

論語筆解序

李冉

舉前池州刺史張嚴自代表

固谷表

書如隱孤寡夫人林氏墓誌

國風

欽定全唐文卷六百二十二

陸庶

庶贈尚書左丞象先姪孫官福建觀察中丞

爛柯山記

觀夫巨石橫空矯如驚龍南走羣峯北控遐陸不遠人世
宛如蓬瀛得非權輿之初俾宅真僊而幽贊人民脫籠檻
於茲地則樵夫之遇二僊其所以示化歟庶牧於是邦迨
茲五祀政惟自守人亦安止乘春多暇爰契心期冥搜信
宿機類如洗天地之萬類吾生之憂樂將不芥於胸中矣

金定全唐文 卷三百二十三
心境相得不知吾之遇靈境歟靈境之遇吾歟

邵晔

吳安陽人徙居汝南官考功員外郎

對用蔭判

范融曾祖在周爲六部官在隋居家不仕令兩
應出身及爲人後者從高敘情取徵官蔭可不

范融係塵甑之苗襲良弓之裔爰瞻乃祖委跡前周道煥
九徵禮光三辟運遷正朔載掌邱園翼子謀孫雖慶流於
後嗣論官敘蔭須履降於前朝必令許從高議蔭減未盡

斷從依請夫復何疑

范冬芬

冬芬河內人官宣州刺史

對臨宮判

景登高臨宮法司斷徒一年景訴云令所

元圃邃居青宮祕籙事隔中外理絕登臨景之無良自貽
伊咎升高異梁竦之憤抵法挂臯陶之刑且夫子之牆猶
其難見儲君之禁焉可輒臨然法難動搖罪宜欽恤典獄
雖結於徒坐往訴須從於減科

馬吉甫

吉甫正平人

蟬賦

鶉星兮御夏，鶡鳴兮登序。日月驟而運長，羸陰陽爭而催。小暑詢求，縱賞之地。枚卜追涼之處，尋川徑而棲遲。頓林庭而延佇，則有應律初蟬。含生自然，其聲嘒嘒。其翼翩翩，參萬物之動植。隨四序之迴旋，避啼鶯於春後，伴鳴蛩於秋前。廉而有德，靜而無累。逸豫攸安，沈吟斯慰。體素質而標儉，養清心而拔萃。食不求粒，雖黍稷而非珍。棲不擇林。

縱梧桐而何貴暨夫三危露結四野雲平蒼茫日暮爽朗
天明託高枝以庇影竄密葉以流聲匝池臺之響亮洞巖
壑之清泠羣吟則少懼孤引則多驚時行時止有虧有盈
疑紡絡之雙至似簫韶之九成避雀飛急迎風翅輕飾鬢
裁新樣圖冠有舊名雖屈螳螂之斧終齊鴝鷄之情若乃
平子歸田仲長就第新開泉石之賞俯洽琴歌之契莫不
應促軫而方遠赴調絃而轉麗繁音遞進顧白雪而難酬
逸韻爭馳對薰風而莫繼足使牧子興感雍門下涕降翔
鶴於雲端出潛魚於水際復有沙塞征夫山川遊子風蕭

蕭兮八九月路悠悠兮千萬里坐聽霜雁自無聊復對寒
蟬怨何已望鄉關而思積撫搖落而愁起悲深嘶馬之初
淚斷啼猿之始觸類多感於何不傷伊茲蟲之菲陋識君
子之行藏其立志也不慕於鴻鵠其守分也不越於榆枋
任朝夕之棲處極天地之翱翔適其性韜其光豈比飛燕
之巢幕流螢之聚囊至如入檻愁猿觸籠窮鳥繫透木之
幽志屈凌雲之遐矯豈無故而嬰羅諒有求而自擾聊息
心於萬事欣寓跡於一枝澹然兮自守千秋兮若斯

蝸牛賦

有序

甲辰歲夏五月余寓居官舍時雨初止有蝸牛蠢蠢緣堂
砌而上恐致踐履之禍因命稚子移於墻陰乃潛角縮殼
而有自衛之意退爲賦云

蕤賓仲月逆旅孤亭薄宦春罷閉門晝扁雲漫漫兮雨冥
冥荷蕖紅兮苔蘚青卷陰風於北幌間皓月於南櫺觀蝸
牛之蕃育何詭錯之殊形若乃順陰而起背陽而化夤緣
於草木縈委於臺榭傍庭廡以徐迴循墻隅而亂下纖角
內奮寧交觸氏之兵堅殼外圍終結野人之舍闕爪牙兮
自達無羽翼兮相借本忘情於蚌守亦何憚於鷓嚇故其

投迹多閑冥心寡欲進不奔競退非飲啄吸大道之淳精
體中庸之止足匪徇物而无悔恒居沖而守樸升清流兮
不為寵頓潢汗兮不為辱豈螺識之可量何蛻智之能較
借如海蛤無脛江龜有靈懷珠胎以自伐韜玉兆以先形
螳之捕也後黃雀而寧懼魚之貪也前翠竿而不驚觀萬
夫而怨已會于載而作程乃知無用之為用求生而喪生

馬翊

翊西河人檢校郎中進士

對舉抱甕生判

河南東道持斧舉抱甕生或告云矯州科生妄
罪不伏

濟濟以寧實惟多士彋彋所貴其在旌賢且抱甕之生代
稱高尚垂竿投釣寧殊渭水之公灌園鬻蔬不讓漢陰之
叟御史以皇華動俗驄馬生風有隱逸而必求無賢才而
不舉今當所薦理合其宜復有澆薄之夫淳和詎識季孫
讒於子路未損其容武叔毀於仲尼何傷其德寧使挂瓢
之輩道以矯時飲犢之流人稱爲妄州司處斷未曰通途

賈季良

季良洛陽人官奉天尉

對卒史有文學判

有司選擇卒史以文學掌故備員有比百石已
上誦多者先求之不得訟如功令

與能贊國於以敷求器人弼政聿先精擇有司審才無遺
曲藝雖廝役之未劇亦文學以是徵列彼卒史典新掌故
將適時而給務蓋從事以備員百石伊何九流清品禮秩
式敘因等夷而不易于求無稽雖誦多而奚取欲加重典
之科難取薄言之訴請詳漢道方議呂刑

賈晉

晉洛陽人滑州刺史慶言子

對鐘官不充亭長易傳判

庚爲鐘官所鑄不充歲計工部按其罪訴稱鉛錫不足又亭長私易傳置爲嗇夫所糾

六官旣分百工有序五里作候十里爲亭鐘官所資籍泐鑪以鑄鑄傳置之用通遐方以奔走典尚方之衡量總亭郵之掃除位雖列於周官役乃疑於劉氏不充歲計鉛錫有虧私易傳車三千難追工部以禮闡望重欲飛奏草一作

章

之刑嗇夫以傍舍竭來將對上林之間庾有詞而難罰
亭易傳而冥愆會府無妄繩之辜糾人彰嫉惡之德况風
嚴北陸日落西山仰鳳闕而神微擁鶉衣而思奪

趙德

德官殿中丞

昌黎文錄序

昌黎公聖人之徒歟其文高出與古之遺文不相上下所
履之道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揚雄所授受服行之
實也固已不雜其傳曰佛及聃莊揚之言不得干其思入

其文也以是光於今大於後金石燦鑠斯文燦然德行道
學文庶幾乎古蓬茨中手持目覽飢食渴飲沛然滿飽顧
非適諸聖賢之域而謬志於斯將所以盜其影響僻處無
備得以所遇次之爲卷私曰文錄實以師氏爲請益依歸
之所云

趙昂

昂馮翊邵陽人官司封郎中

浮萍賦

汎汎者萍乘流匪寧殊源比影異沼均形初苒弱兮碕岸

乍連延兮廣汀映池則草色同翠照日則苔光共青霜凝
兮片片成玉月上兮處處疑星入門自媚穠李徒矜其妖
豔取足爲樂行潦豈小於滄溟觀其枯華有時動靜無必
習坎斯止遇亨則逸安卑取順契君子之用心揚波隨流
豈漁翁之能詰每託鄰於藻荇不混跡於蓬蓽與菡萏而
相鮮向莓苔而如失實幽賞之可嘉何寓遊之足匹夫物
之芸芸糾纏誰分茨處牆兮或不才而見棄蘭生幽也終
以香而自焚惟茲萍矣獨擅其美謙能居下知則樂水鑒
擘芳於楚客寧見羞於葵簋象虛舟而不繫或倏往而忽

來類至人之無心更出生而入死噫歟植匪深根長無固
蒂將舍之而不芟翦豈見用而能種藝鄙朝菌之暫榮笑
匏瓜之長繫空慚雨露之恩竊愧陶鈞之惠願同蒹葭比
玉而見珍託陋質於池塘之際

攻玉賦

以他山之石爲韻

有美玉於斯有工人在茲玉待人而成器人舍玉而何之
於是施其巧審其思事必堅決心無墜虧再視再度以蒙
夫精鑿匪瑕匪穢寧有於吾欺向無質直之性琬爰之姿
特達人許清貞自持則大匠不顧天材或遺亦何知入之

於火也不變其色投之於泥也不染其緇維彼良工見此
多惜直以爲珽圓而作璧無枉纖毫皆知所適遇今晨之
發彩冀入珪璋察往日之屈蒙期分玉石於是虹氣干白
雞冠與赤執之以禮故有藉而見文受之必齊非許城而
不易若然者玉隱於石玉無憚於可磨元黃糝色山水騰
波但因時而獲賞敢輕議乎其他人未我知甘無言於見
棄賢能相達將不索而謂何況乎玉之寡珉之多夫子有
比德之歎卞生爲追怨之歌曰昔之玉在石石在山山有
玉兮隱其間今則石爲錯玉爲環環亦獻兮君解顏遂與

生芻爲比與邳桂同攀豈辛勤於道路徒抱泣於荆蠻

呂焯

焯任城人官左補闕

對臨宮判

景登高臨宮法司斷徒一年景訴云令所

至若惑眾創規邦憲貽範能賦雖聞

一作云

於曩列不呼取

誠於前經景登臨此時宮墉近矚方比迹於桓景豈均賞
於屈平窺見可徵愆尤自速法司務惟疾惡志在繩非未
窮令所之由遽加徒罪之罰待詳疑璧方可揮鉛

徐元弼

元弼東海郟人贈太子少保申子元和中官右衛倉曹

元按

和姓纂元弼南昌人官中書侍郎

靈囿賦

以仁及禽獸惠均樵牧為韻

代間秦餘地仍周舊俯皇都之近域有文王之古囿遙縈
林麓之表遠抱川原之秀沼莫辨於窮流臺靡遺於層構
往往歸鳥依依顧獸逢時之慶雖鍾思古之懷亦疲當昔
周德資始靈臺是新繚以斯囿洽其至仁使芻牧畢入而
獮狨皆馴日以靈知感通於異類大其囿見惠洽於蒸人

固以垂耿光本亭育無私公共而有俟勿亟子來而以築
不麀不卵仁叶於羽毛以薪以蒸惠昭於郊牧覆露功博
誠明感深遂天性於物性卽人心於己心白鳥不驚匪觀
於狎物非熊已兆奚事於從禽嗟乎遺址全平餘風可挹
想千古之蹤未昧嘆三代之英不及猶欲恣窺臨淹佇立
微茫似隔乎煙水邈迤半臨於井邑見魚躍想坎窞於泉
流聞鹿鳴訪陂池於原隰竟以陰壑蕭條荒榛寂寥無人
試問有路通樵悵望風煙之景沈吟黍稷之苗今國家以
崇古爲心宗周是繼且欲儲休祉降嘉惠園苑資靈囿之

規宮室擬靈臺之制是以愛物之誠溥好生之德均仁政
 潛施於上苑之內靈德已播於率土之濱然簡弋遊於暇
 日縱芻詞於賤臣稽制度於盛王百里猶小嗣風流於前
 古千載為鄰

陸肱

肱長城人官湖州刺史

謙賦

以滿招損謙
受益為韻

鑒天道之惡盈將守之以持滿窮易象之明義排溢美於
 虛誕鑒其體而如卑明其訓而非緩惟德之柄惟行之管

是以賢人君子雖百代而同光聖帝明王歷萬古而相纂
然則謙之爲義與讓同標苟不由於斯理必災禍而自招
是以道暎三皇明揚側陋智周萬物詢於芻蕘且聖賢而
自貶何凡庶而可驕豈不思行高則憂毀於衆木秀則懼
摧於颺矧夫陽光正中暎土圭而將轉陰靈纔滿隨莫莢
以旋消是故君子覩之以爲立身之本名彌彰而彌懼功
彌高而彌損不耀彼而自上不明我而自混徒觀其退藏
好閉養智於恬幽而坦坦卑以謙謙一辭而行將恥於躁
三揖而進何有於嫌况乎海以卑廣居深山以鎮靜可久

金定全唐文 卷之四十三
楚莊懼功茂而終吉晉文恥戰克以無咎嗟凡今誇彼而
競進何不覩斯而自守徒欲毀信廢忠謀許自醜想進德
之明義豈見充於虛受曷如君子稱物平施不生頗僻多
者用謙爲衰少者用謙爲益不求翰音以待問必復厚德
以珍席儻不伐之可嘉庶無媒以託跡

萬里橋賦

以殊鄉絕邑行
役路偏爲韻

萬里兮蜀郡隋都二橋兮地角天隅相去而如乖夷貊曾
遊而只在寰區倚檻多懷結長悲而莫極憑川試望思遠
道以何殊昔者滄海朝宗岷山發跡斯觀理水之要若啟

鑿穴之役逮夫東土爲揚西邦曰益架長虹於兩地客思
迢迢浩積水於千秋江流脈脈宇宙緜緜今來邈然結構
應似途程甚偏將暫遊於楚岬欲徑度於巴川目斷波中
過巫峯之十二心馳路半到荆門而五千徒觀夫偃蹇東
流崢嶸二邑揭華表以相效刻僊禽而對立俄驚迴復潮
生而夕月初明孰敢爭先帆去而秋灘正急眇天末之殊
方有人間兮異鄉顧盼而層陰動色徘徊而浮柱生光飾
丹牖以雖同彼臨淮海度軒車而旣異此對銅梁古來幾
許行人曾遊此路跨綠岬以長存俯清流而下注寧爲駐

足之所莫問傷心之故復有逆旅傷情臨邛遠行壯宏制
以靈直壓洪流而砥平家本江都羨波濤而自返身留蜀
地偶萍梗以堪驚行迤歸遙飄流恨結之子去兮揚桂棹
長卿還兮建龍節旣風月以相間固音塵之兩絕斯橋也
可以濟巨川之往來不可以攜手而相別

知四十九年非賦

以賢者勛身知
非昔歲爲韻

往事多違今年覺非嗟忽度於時景懼將萌於禍機新年
當艾服之初方能知過往歲比靈著之數未省防微試問
何人云蘧伯玉以道爲喻因言自勛追向者以何及悟平

生之不足處身而每在廉謹立志而常齊寵辱故乃追往
日想當年似有失禮疑乎不賢懼愧於三千之內仍思於
五十之前雖云時不再來悔無及也所謂過而能改善莫
大焉想其悒悒自傷兢兢若厲悲急景以隙過歎芳時而
川逝將以防彼終身警夫後世馳心於見善之末託意於
思賢之際星霜不駐俄符大衍之籌容貌初移忽及始衰
之歲况復日月逾邁春秋載新懼有乖於君子恐時同於
小人前違而欲改安得後患而將遷有因百行維修宛見
日新其德三緘乍啟可明言出於身自是一悔幽微全忘

矯假方同知過之士亡一作何異惡強之者朝來暮往故無

得而踰焉亂世危邦則可卷而懷也窮其過兮嗟嗟莫追

考其數兮七七惟奇豈因利而有改雖委骨而無移異買

臣官達之期未然而覺契孔氏命窮之日既至而知由是

三省為人勞謙自責駟馬將追而莫遂中心欲悔而何益

永示千載非惟半百故予當弱冠之年已知非於曩昔

乾坤為天地賦

以取類著言純乎元理為韻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以乾為天以坤為地於乾則資始羣

品在坤乃資生萬類乾為奇矣以三而契彼天經坤蓋偶

焉以六而昭乎地位吾嘗仰以觀其氣俯以察其區豈非
乾者陽也坤者陰乎於陽乃天之德於陰乃地之符亦猶
陽與剛偶陰與柔俱於剛乃天之義於柔乃地之樞况乃
取諸物以非真取諸身而非據是則取諸上而象象咸立
取諸下而吉凶斯著元亨之道配柔克以同歸光大之名
與沈潛而俱去於乾則易知可察至健斯全其運也直其
息也專爲君而長爲首而先爲馬以居要爲男而體元大
矣哉確然示易若天之父萬物焉於坤則簡能可立至順
爲理其闢也震其翕也止爲臣於主爲腹於已爲牛以當

用爲女而資始至矣哉隕然示簡若地之母萬物矣故能酌此生植通諸鬼神究其情於大壯播其義於家人否以知屈泰以知伸授以復而其心見考之咸而其感陳亦何異分彼混茫清爲天而濁爲地定其律呂宮曰君而商曰臣旣生而太極爲初並用而三才斯取彼策也三百六十此數也五十有五所以準此知道采之立言列之而其象顯演之而其卦繁蓋動靜之二體總牢籠之眾門斯可謂明覆載之德識化育之根故曰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

元固

固刑部郎中沛子貞元朝歷官刺史國子司業

爲鄭相請朝覲表

臣某言伏以受恩之地中外則同戀主之心遐遠愈切臣素無方略又乏理能徒以久侍掖垣嘗叨袞職罪已彰於負乘位猶忝於藩維一違闕庭累變寒燠虛當重任未答鴻恩常恐愚效未申官謗將及敢不誓心奉職克已臨人哀矜獄情節省財用蠲逋誠慎終日憂勤而百越殊風庶吐失業流庸未復於田里逋賦乃積於歲時邕管防虞尚

欽定全唐文 卷之百二十三 五
勞師旅海南饋饗猶資費用軍府屢空物力將竭至如奉
宣化理恭守國章臣實盡疲篤庶裨萬一將使寇戎殄滅
食貨豐滋臣雖策勵終亦無及伏乞聖慈矜念天鑒照臨
察臣審分之誠哀臣瀝懇之意儻獲言旋京國重覩天顏
則汲黯無恨於淮陽馬援不辭於瘴海矣微臣幸甚無任
感恩戀主踊躍之至

温任

任和州刺史道冲子

對承襲稱狂判

甲承襲稱病狂有司按以爲妄

求仁得仁孔子歎其無怨達節守節延陵慕其高風甲代襲衣裘家承茅土志無苟得爰作佯狂且元成讓兄初疑人望丁鴻避弟終感友言良史以爲美談志士稱其重義雖言詐善尚賢爲惡與其寧失猶曰從寬况觀過知仁求之不遠深明知足取則非遙而當斷以嚴科計其大體參也不敏何足知之

姜公復

公復天水人徙居九真官比部郎中

對兵部試射判

得兵部試舉人長塚請用樂節太常稱格令無
文此乃選士之禮

射以觀德樂以和聲將選士於澤宮必張侯於相圃所以
誓宗廟之賓客備饗宴之威儀何忽武夫而要雅頌豈徒
強飲強食勞祝史之正辭采蘋采芣令太常之奏曲且五
善之禮無赳赳之武夫三耦之間盡呦呦之鳴鹿苟用捨
而有異在格令而無文責乃其不然乎訴之又益恥也

劉巨川

巨川貞元時人

唐故劉府君夫人杜氏墓誌銘

夫人姓杜

闕二字

京兆人也自魏晉已來冠冕相繼載於史

闕六字

歲中原盜賊奔突避地東土因家南

闕二字

句容人也

父諱

闕一字

志好高尚性唯沈雅閨門之內

闕二字

而成夫人

即其第二女也

闕二字

聰惠夙閑箕箒仁慈內

闕三字

則外聞

年十九歸於劉氏可謂姬嬴敵美琴瑟

闕三字

族盛於當時

闕一字

作

闕一字

於後代府君不幸先夫人十

闕三字

君諱

闕一字

行

闕四字

夫人孀居晝哭至孝成家享

闕四字

孫有序何圖積

善無慶邁疾彌留貞元十一年十月十一日終於江陽道

字闕一坊之第也春秋八十有四臨終之時頓闕三神色不

昧宛若闕二嗣子二人長曰處鎰前試上元縣闕一次曰

處巖並早承庭訓闕二所稱泣血居喪哀毀過禮屬年月

字闕二龜筮共違且以其年闕二月九日權厝城南後合祔

先府君之塋禮也闕一恐因循歲月邱闕三見命斯文用

誌幽壤銘曰

闕八名齊舉按貌甚傾國闕二三從闕二四德寔於荒原

松檟斯植

周行先

行先德宗時人

爲陝州盧中丞請朝覲第一表

臣某言臣家忝儒門才非國器生休明之代遇堯舜爲君束髮從官三十餘年矣曩日佐幕獲在湖南蒙先聖察臣效愚錄臣克謹歷外臺三院知留務五年頻降絲綸驟登朱紫天慈子育不集戾於微躬君父之德且深昆蟲之力難報臣某中謝伏惟陛下繼明授圖誕敷至化特授以刺史兼經略觀察等使頃容管鎮任職方隅逮茲五考要荒

欽定全唐文 卷一百二十三
外服僻陋在夷不能賦車籍馬以給國儲不能餽牽饋餉
以賑軍食忝列位聯率慚無匹間歲陛下避狄奉天省方
梁漢臣不獲身當矢石血濺兇渠及陛下掃除妖氛再造
區宇臣復不獲扈蹕清道執戈啟行且霑率土之毛莫展
事君之節此臣所以內訟刻骨上思訴天苟貪符竹之榮
實懼素餐之刺臣今年踰知命齒髮已衰官守炎陬星霜
屢改乏中和之理行無考課之彰聞而炎癘暗侵桑榆漸
迫常恐一先風燭永謝聖朝况復不識覲見之儀未知班
瑞之禮羔雁列序空聞於禮經鵷鷺同行欲求於夢寐伏

惟皇帝陛下煦育動植酌心元元垂仁降慈俯遂愚懇許
臣得對敷休命抃舞薰風則朝拜玉墀夕歸泉壤愚臣生
不恨矣死且不朽

爲陝州盧中丞請朝覲第二表

臣某言昨遣奏事官馬元宗附臣口奏請赴朝覲馬元宗
迴奉宣進止語臣云君臣之情不厭相見朕與卿心無二
緣途路稍遠卿來後卽不免朕憂况乍收復洺州士庶恐
未安泰須卿存恤未能遂卿此志且不須作來意者皇靈
特降天語密開俯伏流汗殞越無地臣某中謝臣內顧庸

虛謬居藩鎮日月云邁倏然三年空荷邱山之恩未伸絲
髮之效隳肝瀝膽豈盡愚誠從頂至踵皆承元造夙夜祇
惕悼心失圖誠願暫覩鴛鴦之行獲陪羔雁之列特近宸
睠親奉德音則朝聞夕死臣之甚幸而軍城初復天意遙
軫戀結之至尚仰懇誠今疆場無虞干戈已戢軍儲戎賦
幸有支持伏望天意許臣至冬末春初已來暫赴朝謁得
申犬馬之志庶盡葵藿之心碎首糜軀死之無恨

王藹

藹字望之太原人水部員外郎華子

祖二疏圖記

吳郡顧生能寫物筆下狀人風神情度甚得其態自江以東譽爲神妙有好事者先賄以良金細帛必避而不顧設食精美亦不爲之謝乃曰主人致殷勤豈無意邪何不醉我斗酒乘其酣逸當無愛惜乃張素座隅前卽置酒一器初沈思想望搖首撼頤忽飲十餘盃手一作斗無三揖主人曰酒興相激吾將勇於畫矣午未及夕而數幅之上有帳於京城之外帳中有筵筵中有犧尊二壺觥卽求而罍學卽倍犧壺之數而樂師差於前樂有竽琴瑟有笙鏞有缶

有筑有鼓而棘若鼓手以合奏也列坐皆冕帶盛服有持
算主事者有捧學就飲者有憑軾徐來者有目於騎而回
者有仰吻而哈者有俯首而肅者有避席而遺簪履者有
促襟而將進者此漢公卿祖二疏也主人久視而問曰東
嚮而坐卽行客也去國離羣而容無慘恨何爲妙曰二疏
之去乃知足也非疾時也非時之不禮也非危於禍機也
非避於讒口也非失於權利也旣辭勤於夙夜而果其優
游故顏間無慘恨之色主人歎曰旣不爲利易已之能潔
也嗜酒而混俗何其高也圖二疏以遺於時俗勸也求其

能狀物之情者孰有勝乎

諷詐

禮法不可斯須而去有以禮法而爲災忠信不可斯須而
去有以忠信而爲禍禮法非災人之端忠信非禍人之本
理或有害則禮法忠信爲禍人之萌狂瞽人之所惡也效
之則恐不及其真荒酗人之所恥也履之則恐不自其性
狂瞽誠可惡也荒酗誠可恥也臨難而保全則狂瞽荒酗
爲藏身之藪禮法忠信直也狂瞽荒酗詐也以之保全則
直不如詐之功嗚呼三皇之前無所用五帝之後無所不

用

姚峴

峴官陝虢觀察使于頓參軍不勝頓暴虐自沈於河

對典樂羽籥判

乙典樂掌羽籥于戚不知屈伸俯仰人或非之
云所主者器未達其文

聲以成文樂可易俗期於五者不亂故使八音克諧爾乙
於何典斯器也爰執于戚雖職列伶官徒紀鏗鏘則義同
制氏欲使齊其綴兆節以屈伸縱曰仲由兼人不及鍾儀

守職周旋罔墜禮儀何愆或者覓非誠爲參不敏也而辭
且能順勿謂夔其窮歟

許勃

勃官祕書丞

論語筆解序

昌黎文公著筆解論語一十卷其間翔曰者蓋李習之同
與切磨世所傳率多譌舛始愈筆大義則示翱翔從而交
相明辨非獨韓製此書也噫齊魯之門人所記善言既有
同異漢魏學者注集繁濶罕造其精今觀韓李二學勤拳

淵微可謂窺聖人之堂奧矣豈章句之技所可究極其旨哉予繕校舊本數家得其純粹欲以廣傳故序以發之

李冉

冉德宗時官右司郎中

舉前池州刺史張嚴自代表

臣某言伏惟建中元年正月五日制條諸州刺史授訖於四方館上表讓一人自代者前池州刺史張嚴苦節立身直躬激俗潔廉惠愛特異常流自軍興以來職役繁重江淮百姓多有流亡張嚴在任三年闢田加戶頃因公坐法

至免官在理可容原情堪錄臣當州自定兩稅以來詎今
四歲戶口減省差科日增臣無政能坐待顛躓使嚴代處
必有成功伏望天恩遂臣誠請無任悃款之至

必齊如天大聖天恩發自婦情無封剛婦之至

四應可口為骨美保日會自無短語坐新願觀對恐為

至感言珠豎有容氣體其難自當限自愛兩疑以米

欽定全唐文卷六百二十三目錄

宋申錫

義成軍節度鄭滑潁等州觀察處置等使金紫光

祿大夫檢校司徒使持節滑州諸軍事兼滑州

刺史御史大夫上柱國隴西縣開國公食邑一

千八百戶李公德政碑銘

并序

熊執易

武陵郡王馬公神道碑

崔膺

金鏡賦 并序

靈識和尚塔銘

李宣

對立生祠判

韋渠牟

商山四皓畫圖贊 并序

韓皋

廣陵散解

欽定全唐文卷之百二十三目錄

欽定全唐文卷六百二十三

宋申錫

申錫字慶臣史失其何所人第進士寶曆中累轉禮部員外郎充翰林侍講學士文宗大和二年拜尚書左丞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五年罷爲右庶子再貶開州司馬七年卒開成元年詔復正議大夫尚書左丞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贈兵部尚書諡曰貞

義成軍節度鄭滑潁等州觀察處置等使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徒使持節滑州諸軍事兼滑州

刺史御史大夫上柱國隴西縣開國公食邑一

千八百戶李公德政碑銘

并序

夫辰象上分於天聖人以躔次而辯乎九土川嶽下鎮於地王者以疆理而準乎四海我唐受命以立人極參天地之數體皇王之道懸爵祿裂郡縣以牧兆庶以敘羣材是以內有宰衡宗工之職尹正天下緝熙庶績外有方伯連率之任董訓戎律考察風俗伸之而憲章大備本之而神人協和交暢龐鴻耿耀休烈故能光宅萬國德隆三代忠賢間出翼戴扶衛騰英聲於夷夏炳洪模於簡冊建

祀盜據宮闕德宗皇帝遵避翟之義行巴漢之狩時則有
若太師西平王戡大難定大功拯遏橫流匡復社稷精誠
貫於日月神用迅於風雷陰德感於生靈元忠書於甲令
超卓百氏芬華一門此公之代業也至若貳師成功於西
域飛將名播於北平校尉奪胡虜之氣侍中踐戎馬之地
太尉父子以夫議佐國樂安弟兄以持功居位博士講論
於武觀諫議朝拜於蘭臺兗州以清約率下白馬以功直
著績植節抱義秉武興文何代無人今古相望此公之胄
緒也以言乎西平王則長源峻址從而可知也以言乎公

則蕃衍茂大推而可知也公名聽字正思西平王第八子也幼有遠略長而喜書辛賢將帥之風推歸慶忌周勃簡重之體多屬條侯常加心義揣摩功名感激探前古成敗之事識先儒勸懼之旨雖任子以著令輕起家而就拜釋褐三遷調補祕書省著作佐郎鴻翼將搏於九霄驥足未展於千里始慷慨而徇志故優游以從軍自是改殿中侍御史領襄陽行府之職有酈定進者故爲西平王麾下小將也後以事獲罪械傳靈臺公知其有武力他日之可用也以部曲故吏送之咸陽定進感公之知唯恐不得其死

及討劉闢負羽前驅以功入爲左神策軍將軍因以激語
感動軍尉曰西平王嘗以此軍收京師宜選子弟參用慰
撫警常山恣睢不修職貢詔發禁旅涉河問罪公欲因事
自顯決然請行至止之日公陰察潞帥盧從史首鼠兩端
輔車合衆公獻策於護軍中尉吐突承璀請遂擒之承璀
不之應也以權不在已未敢先動乃察疏其事指言可取
雖將不內御而詔已中決頃刻未就危變在慮公曰事集
國家無遺鏃之費坐復五州之地不集獨可斬一夫之首
以徇三軍之士給出潞壘縛於檻車協力同功以時參定

特拜左驍衛將軍兼御史中丞破虜書勳功高出冠於諸將疇庸茂典衛尉入侍於未央朝廷益器全才將委重任試以牧人之術觀其馭眾之能旋授蔚州刺史自蔚州五遷至楚州刺史以忠信治軍旅以慈惠恤鰥孤以易簡爲吏師以謹嚴親警衛守三郡將兩軍去如始至言皆可復而富利之及於人功實之濟於國者布在州里播於聲詩公之守飛狐也屬艱難之後開元舊制寢以隳廢鎔冶牟利殺雜爲巧雖死罪必報而奸弊不禁公初開五鑪日鑄錢五萬作爲儉式無敢誤犯人受其賜於今稱之公之

據安陸也以上蔡不庭專部進討公提徒步之卒餌狼虎
之口當矢石者十七戰拔營柵者十四所靡中州外壁漸
鍾山全邑其所挫敗不可勝紀公之牧山陽也會鄆盜挺
禍天兵壓境公引壽春金瘡之旅雜淮陰篙楫之師與五
諸侯分疆夾擊水陸兼道直趨朐山公獨當一面首下四
邑奉詔最後成功最先傳海拒河人心惶駭繫公勇進殆
至撲滅自楚州三遷至太原尹河東道節度使自中憲六
加至檢校右僕射司徒若貫珠疊玉天與神授不知其所
以然也公之節制夏臺也執專征之弓矢驅犯塞之犬羊

堡壁作固於金湯烽燧不驚於疆場三月而報政周歲而策勳去病轉戰於隴西張堪殷富於河北我有餘俗時多與能公之分閩靈武也兵三覆以敗戎虜田萬畝以實倉箱地搜遺利百千計歲省公費二十萬破羌之略合充國之前規積粟之多曷唱沙之有備公之居守太原也一年而枹鼓不鳴刑政以清二年而足食足兵荒閑輯寧三年而事有常經皆可作程五倫之去會稽攀車叩馬陳暘之離益部老泣幼啼各極一時不謝二子寶厯元祀公朝涼師敬宗皇帝引對便殿勞問之禮有以加等秉圭入覲韓

侯更錫其輅車鳴玉在朝士會亦加於冕服賜諸侯以鉞
鉞換大將之旌旗改拜義成軍節度使鄭滑潁等州觀察
處置等使兼滑州刺史餘並如故崇廟中受賑之重膺闡
外推轂之寄威令先路仁聲載途班白孩提踊悅相賀畏
賈父而來晚恐杜母之不至公行將入境坐鮮温席問黎
人之疾苦推征賦之輕重相山川之頽壞審倉廩之虛實
閱甲卒之眾寡量衣食之薄厚如風偃草大革譌俗元和
中歲師旅薦興鄰境官軍寄食吾地物力殫屈比屋流離
簿書有堆委之煩閭井有徵責之弊逋租宿買繫於空文

一旦之間盡削名數以度量權衡緡鏹可計者大凡七十
八萬若大旱之沐膏澤窮陰之煦陽和感動人心聲走區
夏朱暉之明惠貸劉寵之去煩苛方其事實不啻過也施
於有政曾未逾時爰適樂郊就庇德宇視遠猶邇相與如
歸外入版籍者二千家新墾荒萊者三千頃信臣之耕農
歲闢桓階之人戶月增比其惠懷曷足多也先是瀕河之
地殆百萬畝以權力相假以富利相贍因其饒衍竊占經
界公視其沃瘠之上下與其藝植之勞逸稽夫家之數計
種食之費度地任力隨而受之農其茂功土化甘壤一軍

絕歎食之歎萬井與多稼之謠王景之起廢蕪崔瑗之變
蒲藺較其功利無以加也日者水旱無備帑藏不充兵食
有菽麥之雜軍裝乏繒纊之制公省溢員之職罷冗買之
徒收散墜之羨財減浮靡之甚費用此惠濟沛然有餘行
及其期不愆於數耿秉簡易以經務段頻仁愛以垂聲參
其能否非所貴也戎馬之地氣尚雜習三河之所殷會四
方之所枕帶逋逃容隱而爲藪萑蒲積習以成風人用輕
生吏不知禁公糾察有制寬猛相濟涉道途者若游於堂
室設門廬者罕用於關鍵重裝大賈通行晝夕岑熙之犬

不驚吠黃霸之路不拾遺考其政術詎可稱也軍有親老
加之以衣服卒有死喪賙之以布帛籍有虛缺差第其功
勞職有罷免選任其子弟而又勤其部伍習其武藝辯背
水登山之形勢明攻城野戰之便利校弓矢之疏密試劍
戟之銛鈍人百其勇士一其誠懷德惠而恐沒其身負恩
澤而不愛其死郟穀之義府斯在韓信之軍法以行宜乎
表正羣方藩屏王略居三公之府作十連之率自朔方以
抵於右輔自沛郡以至於滑臺出入數十年繇亘數千里
重侯奕業龍節武符森檠戟以連戶擁旌軒而接壤皆公

之弟兄更拜迭代自兩漢以來未有如公茂族顯赫於天下也握重兵居要地而人心不厭受高壽食厚祿而時情未滿實以西平王勳德方傳於帶礪而公之績用克紹於堂構者也聖皇踐位之明年以大和紀歲號庶政惟新萬物更始雲龍協而君臣同德天地交而邦國泰寧三州耆艾百城庶吏介冑之士緇黃之徒莫不感公之仁飲公之惠填城溢郭越月逾時或裹糧以卽路或零涕而乞拜公始諭之以義終則詰之以威而人心逾熾勢不可遏監軍使宋守義列疏其事上方憂勤理道屬任長帥於是降發

中之命旌得賢之舉披文以徵乎衛鼎述德以方乎晉鐘
宣暢能事允歸行實公抗疏牢讓謙懼不稱然帝心所重
終不得請君子謂公之建一碑也獲三善焉邦人愛戴形
於文奏一善也懇辭疊至乞寢篆紀二善也茂功顯跡存
乎不朽三善也成此異美煥乎國風庶元凱之勳永垂芳
於峴首竇憲之績不專耀於燕然詞臣奉詔勒銘貞石其

詞曰

天地正氣間生人傑雲雷邁屯卓立勳節社稷匡復神祇
感悅方夏又寧祆氛盪滅德不望報功無自伐拯彼生靈

遏其潰穴公之代業兮耿乎前烈其一海嶽粹精炳爲英靈

代濟忠賢國有典刑下績侯服上應將星桓桓武功郁郁

文經才實兼姿登翼泰寧出車受脤疊耀帝庭公之似續

兮播乎德馨其二剖符三郡鈇鉞四鎮待物以誠示人必信

靈邱法鑄安陸接刃淮陰降旗朔方乘釁鳴沙翦寇并州

不陣惟道是從惟義是順公之報政兮秉圭入覲其三郊勞

有禮宴喜有容披呈肝膽協契雲龍振耀來儀欣戴時邕

宏宣利澤懋建功庸錫以輅車賜之歌鐘麾幢迭代帶礪

分封公之事業兮載援高蹤其四西自朔方亘於右輔東及

淮徐達於鄭圃政循兄弟軍傳子父陟為龍光襲彼龜組

並列門戟俱開幕府輝煥丹青超卓今古公之慶鍾兮享

此多祐其廣武絕澗黎陽要津河山氣象京洛風塵勁卒

利兵暢轂文茵殿於是邦牧彼疲人當朝受命指日遄臻

華巔熙熙翦髮欣欣公之戾止兮煦然如春其淄右不虔

王師問罪兵車騷動道途繁會徵責征營伏竄顛沛昭布

惠訓周知利害虛籍必除逋租盡貸罔不禮畏罔不愛戴

公之去弊兮同傷是賴其商歸市井農復田疇薨棟雲羅

輿馬川流昔歎兩岐今也惟杯昔歌五袴今也重裘門罕

局固路無苛畱俾之懽康不復勞愁公之惠化兮實在賢

侯其邈岐壘垣增除戎器精練武旅馳驅介駟屏履餘資

倉儲大備其下皆讓與人共利金散廊廡風行土地善則

歸人材無所棄公之諮訪兮允協軍志其輝宣理行旌別

循良尊臨千里表率一方彼邦之人出言有章媚於天子

觀爲國光豈無竹帛豈無旂常願茲篆刻可揭康莊公之

德政兮垂休無疆其

熊執易

執易貞元元年進士官右補闕

武陵郡王馬公神道碑

大唐將軍能扶贊神武斬艾不王者曰太尉扶風王薨二十二年而長子蔚州牧御史大夫武陵王鉞自朔易歸葬於萬年銅人原貞元戊寅歲五月六日克窆焉禮也嗚呼自代宗末洎今上貞元二紀之間所求乎高明昌盛之家伯仲肯構之力而能保勳烈於上繼事業於下包前慶以滋大食舊德而日新者蔚州有焉公諱某字某其先茂陵人在堯舜揖讓之盛則庭堅作士而五刑五流克明伯益作虞而草木鳥獸咸若在殷周質文之際則造父啓封而

秦始大宣孟作忠而晉蕃衍此其泉源之奧焉洎炎靈反
動伏波爲漢室天柱文教中興南郡爲孔門木鐸此其祖
宗之表焉在皇朝松安薦鄴四府都督隴右節度加郿鄜
三州刺史右武左武二衛大將軍扶風公食邑千戶贈光
祿卿府君諱正會公之曾祖也左司禦率府兵曹參軍贈
太子少保府君諱晟公之皇祖也四鎮北庭涇原鄭頴等
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左僕射知省事兼御史大夫
扶風郡王贈司徒太尉府君諱璘公之烈考也於戲在元
宗時太尉仗劍萬里建績二庭實獵邊陲振揚公闡七戎

六狄莫敢內侮蓋神貺靈慶公生伊西實忠精是感也在
肅宗時太尉乃唱大義以踰絕域提一旅以應王師旣清
西夏乃定有洛功蓋郡帥勳在二京公與母弟績戀於大
荒來寧上國覩茲盛業實勳烈有嗣也在代宗時太尉乃
總大兵居上將載雲旗控朔陞旄頭銷於舛穀蟻聚遁於
虎落業揮而載氣讐戎旃火烈其威金聲方革羶腥不敢
邇邊者十年公實耳目旌門手足閨壺萬鍾之賦自我以
財成七校之雄多予以暢遂實父蠱裕而天寵浹內行積
而公議歸也故公自初命四遷至太子左贊善大夫歷光

祿少卿左驍衛將軍從祖司徒節制太原奏統中軍兵馬
拜左衛將軍武陵王尋加御史丞丁內艱起復右衛將軍
兼雲州刺史大同軍使遷代州刺史石嶺鎮北兵馬使代
北軍使爲本道所請復將中軍兼御史大夫遷蔚州刺史
橫野軍使代北都知兵馬使嗚呼公之致身也以言乎天
性則挺奇表於勁俗叶嘉慶於神州徇國可以彰忠克家
可以明孝以言乎朝容則階貴胄以統環衛著通籍以履
周行仍朱戶可稱赫翼宸居是謂嚴重以言乎邦政則本
慈惠以撫三郡導滋殖以厚萬人乘塞寢柝智也告終罷

市仁也以言乎戎律則盡瘁以被乎戰陣戮力以承其師
帥書功在代郊可不曰勇哉啟手足歸全可不曰果哉總
眾美而可覆恤平昔其如在藹有茂實念無媿辭夫人南
陽郡樊氏故侍御史衢州別駕晁之女之死之歎母天莫
移嗣子前汾州平遙尉澹次泳湘漸洎深免喪之哀心目
皆瞿長女歸濮陽吳會次服沙門之教次歸汝南周邕洎
幼女三人婉稚年以室處公之令弟皓右神武軍將兼御
史中丞稟天策以警紫垣統禁旅而環黃屋貞忠一德同
力帝家存沒永違茹哀天壤次帝前太常寺奉禮郎次煜

前揚州參軍並擢宏文館明經盛矣夫光祿之威憺西陲
少保之道高齊俗太尉之神扶聖祚君侯之惠敷朔郊將
軍之忠衛宸極君子曰田宗三王彼可全矣石氏萬石我
何謝焉嗚呼非夫人明柔慈愛孰撫吾室非愛弟仁厚忠
肅孰昌吾族而諸孤能承佐先軌懼隕厥問周爰叔父之
仁旨載揚景行之遺烈敢稽代緒以表道周銘曰

將星有耀燭天煌煌武庫多材我宗最良在昔光祿登壇
保疆乃擁節旄以扼河湟左衽畏慕右地雄張降及司徒
其道大彰遭德孔艱致命一匡既復區夏乃軌豺狼彤弓

專征元戎啟行實倡九牧以定四方賢哉長嗣居焉廟堂
庸勳是承父子皆王再秉龍韜中軍以揚出授魚符北地
周康古人有言過逸前光令子罔愆繼序不忘精騰魄復
天望地藏高墳揭然豐碑在旁雨露旣濡松柏蒼蒼獨有
代功著於縑紉

崔膺

膺博陵人爲徐泗濠節度使張建封客

金鏡賦

有序

鏡之鑒也雲不能蔽風不能搖涵虛待物物莫之撓育同

君子執恒德不惑於變故志而賦焉

太陰之精流爲金英隱耀山谷待人啟明在鏡未辨因扣
得聲良工揀擇銷鍊專誠我非工不能成器工非我無以
發名於是考斗建候天清波上飛焰日中鑄成磨洗旣畢
澄瑩秋日玉匣初開寒光飛出仰映晴空天地洞通萬象
在中虛涵不窮湛爲寒潭搖爲飛電任在公以無心有妍
媸而自見鬼無遁靈怪無隱形潛應變蝕氣運青冥向陽
烏而燧發照金波而水冷或青春曉霽挂於廣庭照耀承
雷皓景延晝乍見紅顏之外透忽驚粉壁而中漏待物以

虛無大不受煙蘿遙列於階前青翠倒寫於堂後或夜懸
高閣或遠臨澄江色合天而爲一規分月而成雙元蟾躍
影於藻井姮娥飛艷於前窗有時深房倚在暗壁隔簾帷
之重掩誘雲山而入隙方高臨以思元見寥天之凝碧若
乃窮陰歲暮風沙號怒雲掩七曜而光絕波揚百川而影
滅宇宙晦蒙我獨皎潔羣物蕩搖不撓澄澈時清則動日
月而揚輝天昏則與氛霧而迴別人皆持此以飾容予將
鑒之以明節

靈識和尚塔銘

至道惟微明者見之佛性本空達者悟之若根非宿植智
非天假叩虛求有終無得焉爰有高門之慶鍾爲釋門之
秀曰靈識和尚俗姓趙氏本天水人唐御史大夫范陽節
度使章之孫侍御史陶之子不敢遠述世德尊梵教也和
尚生而聰明嬰孩有異鶴不舉翼居然沖天之姿蓮未出
池已爲不染之質弱歲不樂浮華稽請父母入道年十五
削髮二十受具一悟真乘永離纏縛地超殊境愛斷俗緣
心游寂寞縱自在於方外身等池水遺哀樂於世間遂衲
衣蔬食趺坐一床身不偃卧以至終壽水澄則照萬象皆

澄心湛不動眾自來歸法旣流行身乃歸化以貞元十六年五月二十三日夜右脅著地疊足涅槃於揚州江陽縣向善寺春秋六十夏臘三十弟子自悟等心受遺教耳絕惠音雙樹旣枯百身何逮今與弟子志悟等建塔於江陽縣弦歌里以膺久閱行實故命爲銘曰

雲生虛空行無所止偶過爲雨施澤則已羣生旣蘇昏醉醒起乃順大化反真太始默誨黎甦哀傾都市人妄悲傷我無生死示身於世如漚浮水起滅相尋天壽一矣塔閑九原法流千祀後人聞風仰德於此

李宣

宣貞元時人

對立生祠判

甲有惠政被立生祠百姓祈禱因而獲福或告有妖術訴云非所能致

考龔黃之跡窮卓魯之化不孤良吏可謂能賢甲惠訓聿修仁政斯舉丕變舊染化居恒風歎歌邵之徒勤想借寇之無及龔全遺愛遂建生祠歿無媿於張蒼存不謝於王渙因心所感縱獲福而何傷唯道是從豈爲術之能致告

之誠謬訴乃有乎

韋渠牟

渠牟京兆萬年人初爲道士復爲僧興元中韓滉鎮浙西
奏授校書郎進四門博士貞元十二年擢右補闕內供奉
歲中至諫議大夫再擢太常卿貞元十七年卒年五十三
贈刑部尚書諡曰忠

商山四皓畫圖贊

并序

故人清河房茂長刺商山成簡靜之化曰隱居之類也畫
茲圖以貽予緬乎洗吟想似之不足故爲文以懿之詞曰

煥煥煌煌爲圭爲璋孰光乎不耀之光幽幽深深爲山爲
林孰繫乎不繫之心足知乎虛室生白元門不關流水去
住清風往還豈比夫稷契在世巢由在山一物有累兩心
不閑者哉閑之謂何簪裾薜蘿本不干我豈云其他熙熙
忻忻與時爲春匡漢避秦惟茲四人於德之鄰不孤其身
於澗之濱不迷其津繪事後素孰知其故想像儀形念茲
丹青煜煜紫芝深谷逶迤俛仰今古空林佳時鳳豈無德
鸞皆有羣出處語默商山白雲

韓臯

臯字仲聞太傅滉子擢賢良科貞元中累拜尚書右丞元和時授忠武軍節度使入爲吏部尚書兼太子少傅長慶元年拜尚書右僕射爲東都畱守卒年七十九贈太子太保諡曰貞

廣陵散解

妙哉嵇生之爲是曲也其當晉魏之際乎其音商主秋聲秋也者天將搖落肅殺其歲之晏乎又晉成金運商金聲也所以知魏云季而晉將代也慢其商絃而與宮同音是臣奪君之義也此所以知司馬氏將篡也司馬懿受魏明

帝顧託後嗣反有篡奪之心自誅曹爽逆節彌露王陵都督揚州謀立荆王彪母邱儉文欽諸葛誕前後相繼爲揚州都督咸有匡復魏室之謀皆爲懿父子所殺叔夜以揚州故廣陵之地彼四人者皆魏室文武大臣咸敗散於廣陵故名其曲爲廣陵散言魏氏散自廣陵始也止息者晉雖暴興終止息於此也其哀憤蹶感慚痛迫脅之旨盡在於是矣永嘉之亂其應乎叔夜撰此將貽後代之知音者且避晉魏之禍所以託之神鬼也